

图书情报论文选

1983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编者的话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召开了第三次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讨论会。根据院领导的指示精神，为了提高图书情报工作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科学的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鼓励大家积极开展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我们将此次讨论会的论文编印出来，共同学习交流。本选编共收入论文33篇，其中部分以摘要编入。

参加本选编编辑工作的有续惠中、邢树源、黄观程、李念国、曾景荣和彭昆荣等同志。因编者水平所限，错漏难免，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1984.4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广东省科学院

第三次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

论文集

目 次

- 利用反馈机制进行采编工作的科学管理 贾云雪 (1)
文摘与文献情报的流通 邢树源 (11)
研究所图书情报工作改革中的若干问题 黄观程 (19)
体系分类法标记号码浅探 文理 (31)
图书情报队伍建设问题刍议 曾景荣 (42)
我们建立的岗位责任制 李念国 (47)
图书馆劳动与岗位责任制 林重傍 (61)
浅论图书情报机构的现状及其改革 李学根 (65)
浅论馆藏专利文献与科研生产的关系 吴金华 (76)
国际书刊交换在研究所图书馆中的工作特点 陈君泳 (81)
定题服务是情报工作的有效的服务方式 林懿宁 (88)
结合清查馆藏，做好剔旧更新工作 麦惠芳 (91)
研究所科技资料的剔旧问题 钟如松 (93)
图书馆在科研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例 述 张志庆 (100)
我馆图书拒借 分析 王小云 (110)
我们是怎样提高科技资料利用率的 刘金秀 (119)
必须重视情报研究工作 曾灿勋 (124)
应用书刊流通规律指导工作 吴爱京 (127)

- 加强复印机保养维修，提高设备利用率.....林志建(131)
浅谈降低图书拒借率.....黄柱燎(137)

论文文摘

系统工程在图书馆业务机构改革中的应用 ——对广东科技图书馆业务机构最优方案的探讨.....潘正初(141)

- 科技情报工作中的二次文献工作.....彭昆荣(141)
科技情报工作的地位与作用.....陈保乃(142)
发挥科技期刊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苏灼佳(143)
浅析如何提高地理科学期刊的利用率.....谭婉玲(144)
浅论研究所图书队伍的建设.....何国明(145)
发挥外文期刊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刘翠茹(146)
浅谈我所的读者服务工作.....谭小慈(147)
浅谈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赖宽标(148)
努力开创我馆工作新局面.....李纯保(149)
植物园专业图书情报工作之特点.....郭越(150)
加强研究所图书情报工作的内部管理.....孙德芳(150)
(151)王晓林.....
(152)秦惠文.....
(153)吴吐群.....
(154)张志坚.....
(155)吴小玉.....
(156)黄金枝.....
(157)姚政曾.....
(158)宋黎英.....
潘正初(159)

利用反馈机制进行 采编工作的科学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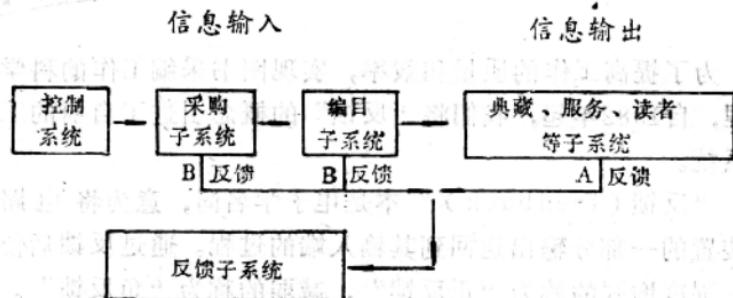
贾云雪

(广东科技图书馆采编室)

为了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图书采编工作的科学管理，自1982年起，我们将“反馈”的概念引进了自身的工作系统。

“反馈(feedback)”本是电子学名词，意为将电路或装置的一部分输出送回到其输入端的过程。通过反馈后使输入强度增强的称为“正反馈”，减弱的称为“负反馈”。前者起放大作用，以增强电路和装置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后者起降低放大作用，以促使电路工作稳定和减少失真。在反馈概念被引进控制系统后，又赋予了它的新内容。人们把系统输出去的信息（又称给定信息）作用于被控制对象后产生的结果（又称真实信息）再输送回来，并利用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的过程叫做反馈。利用反馈进行调节，是控制系统迅速、正确地实现其目的的有效而重要手段。如果将我们图书采编室作为一个控制系统来看待，则新书（包括文献、资料等）进入（买回、交换、赠送等）我室就是“信息输入”，经过采购人员进行财产验收和登录，编目人员进行分类、编目、制、排卡、贴上书标等加工之后移交书库，就是“信息输出”（前称“给定信息输出”）。以后的各道工序

和部门，诸如典藏、流通，以及馆内外读者等，都是我们的“用户”（前称“被控制对象”）。这些“用户”（“被控制对象”）收到我们发出的“给定信息”（加工好的新书）后，会产生一系列反映（放行；退回；好、坏评价；各种意见……），也就是前面说的“真实信息”，这种“真实信息”再输送回给我们，对我们的信息再输出（加工好的新书再提供）发生影响的过程，就叫做反馈。下图所示，为我室控制系统及反馈过程示意图：



“A反馈”表示我室“用户”（我馆有关工作部门及馆内外读者）对我们工作的反映、批评和建议；“B反馈”是指我室自身工作情况的各种数据统计。前者是我室工作成果的鉴定者，往往能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后者是我们工作全过程的真实记载，它能揭示各工作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数字形式提供给管理控制系统，作为不断改进工作的依据和参数。

下面，略举应用实例加以说明：

一、寻求人员安排的最佳模式

我室定编7人：采购3人（其中1名借调基建办，实际

2人），中日俄编2人，西编2人。6名工作人员中有3名参加业余大学学习，每周约占工作时间 $1/4$ 。1981年总加工图书量为10929册近7千种，其中西文2936册占26.8%，中文7391册占67.5%，日文405册占3.8%，俄文197册占1.9%。当时采编室无俄编人员，俄文新书加工请期刊室代劳，故西编组加工量实际占27.4%，中日编组加工占量72.6%。一个27%，一个73%，大家都是两个工作人员，工作量分配合理吗？问题被提了出来。有一种说法，西编是外文，光翻译出书名就要很多时间，何况还要看懂简介，而中编是中文，一眼就看穿；又一种说法，西编原版书多，自编量大，花工费时难度大，中编抄铅印卡多，自编量小，轻而易举，不能简单看两个百分比。然而自编、抄卡究竟各为多少，无据可查。问题就这样搁了下来。

数字最具说服力，反馈是最好的检验和校正。1982年对所需数据进行了积累和统计，共加工新书9343册5198种，其中西文2152册2083种，占总加工册数量的23.7%，中文6729册2787种占72.2%，日文206册173种占2.3%，俄文156册155种占1.8%。1982年2月起人员调动，一进一出，俄文收回采编室自己处理，中日编扩大为中日俄编，仍然两名工作人员，这样西编组加工新书量为23.7%，中日俄编组就为76.3%。中编加工册数为西编的三倍强。

再从自编新书量看，1982年总共自编新书1748种，其中：西编473种，占总自编量的27.1%，中、日、俄编各为1047、75和153种，共占总自编率的72.9%。即自编工作量，中编组为西编组的2.7倍。

最后，从工作难易程度看。就我馆传统工作深度而言，只做分类、书名、著者（只西文书作）三种目录。前面的一种观

点，认为外文书有语言障碍，编一本书要花很多时间，实际，各种外文书，凡影印都有铅印卡片，不用自己编，凡原版都有征订目录，中译书名和所属大类皆已标出，真正要靠编目人员看完简介之后才能分类的情况只有1~2%。且英、俄文的字顺卡片比之中文字顺卡片大为好排，所以综合来看，西、俄编的难度并不比中、日编大。于是我们从1983年春节后起，增加了西编组工作量，加做原版新书和会议录的主题卡片；9月中旬起，又将西编组由两名工作人员改为1名。经过9月15至10月15日两个月的实践，1—11月15日西编总共加工新书1659册，其中506册是由改换一名工作人员后干的，占西文总加工量的30.5%。一个人、两个月做了两个人、八个月做的工作量的近一半，说明在现有编制和工作深度、广度情况下，西编组配备一人就足以承担其任务。减下来的人原计划安排专事维持读者目录工作，正巧考上干部管理学院，便读书去了。

1983年1—11月15日，中日俄编组共加工新书8703册3831种，占加工总量（10362册）的84%；西编加工1659册占16%。十个半月，自编新书共2231种，其中：中日俄编排卡1896种，占总量的85%；西编375种占总量的15%。以上两个百分比都说明，西编组分编新书的工作量不足中（日俄）编组的 $1/5$ 。此外，西、中、日、俄编每季度都要各出一期原版和港澳台新书通报，两组的工作量也有差异，是1与3之比。当然，西编比中编多做了一套著者卡和主题词卡（今年已做了782张），所以，从总体来看，单纯应付目前的工作内容，西编与中编组人员配备比例，拟采用1:3较为恰当。因而，从1983年起，中编组又增加了一名临时工，帮助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至此，编目的工作人员安排就比较

合理了。这是通过若干次反馈—校正—输出—再反馈—再校正—再输出……直至平衡而达到的。

由于全馆工作的需要，采编室人员由实际 6 名又减为 5 名（含 1 名临时工）。在此新情况下，也是利用“反馈”（B 反馈），根据每进库一本新书所需采、编的工作量计算，将采与编人员比例暂定为 1.5 : 3.5，采购 1.5 人*，中编 2.5 人*（含 1 名临时工），西编 1 人。处于守摊子状态。等到中编组参加业余大学人员毕业之后，该组应该挤出人力进行读者目录的整顿等工作，方能求得各组工作量的新平衡。

二、工作重点的选择

如上所述，5 ~ 6 人要应付万余册新书的采购、加工入库，近 8 万张卡片的编排，16 期近 3 千册新书通报的印行，近百期 4 千余张新书卡片的展出，4 期二十多篇文章的新书介绍宣传栏工作，加上对种种原因所造成的书卡混乱的局部整顿，还要参加业余大学学习和图书、情报学会等活动，以及从事各种社会工作，如果不能按轻重缓急安排工作，将会顾此失彼，事倍功半。在此工作任务较重情况下，我们对各岗位进行了工作量统计，一方面从内部挖潜，对现有人员作了合理调整；另一方面对各项工作进行了排队，把工作重点放在新书的采编入藏上。为了缩短新书加工周期，早日提供利用，特将到馆新书分成有卡、无卡和等卡书三类，前两类

* 由于采购同志发挥了最大的积极性，实际 1 人承担了全部采购工作，而中编仍然保持 3 人。

立即加工进库，后一类等卡三月再进库。这样就能基本上做到每批（几十至几百册不等）新书在采购组加工 2~4 天，在编目组加工 3~5 天后立即进库。

三、对修正采购方向的意见

办馆方向确定采购方向。我馆既定采购方向为，侧重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图书资料的收藏，重点为两院科研服务。从而长期以来在文种、品种和复本上都优先照顾生、地、化、海洋、能源（后来加上电子）等专业图书的采购。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忠于职守”——科学院图书馆理应为科学院服务的职守——的做法无可非议，然而从实际出发加以分析和检验则不难看出问题。首先，从来馆读者看，1982 年和 1983 年 1—10 月，来我馆借阅图书的读者各为 31530 和 22707 人次，其中，院内读者为 10530 和 7819 人次，占来馆读者总数的 33.4~34.4%。院内读者只有 1/3，院外读者却占 2/3。

再从各所室的意见来看，他们普遍认为，各家都有自己的图书、情报室，基本收藏并满足了本单位科研所需图书和资料，只是要求分院图书馆加强综合性、多学科领域图书的收藏即可，并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以为院外社会读者服务为主，这样分院馆可能会办得更好一些。

最后，从我们自 1982 年以来对入藏新书和读者借阅图书的分类百分比对照（见表一）来看，“50”至“69”基础科

表一

入库新书与借阅图书统计对照

年月	类号 百分比:差额 书别	入库新书与借阅图书统计对照 (%)																								
		00/49	50	51	52	53	54	55	56/57	58/59	60/61	62/63	64/65	66/67	71	72	73	74/75	76/77	78/79	79/80	81/82	83	85	86	87
1982 1-6	入库	9.7	5.2	1.7	1.8	6.7	6.0	0.9	6.0	10.6	3.1	3.8	2.2	3.9	10.8	5.3	7.0	4.4	0.8	1.7	4.3	3.3	0.8	100		
	出借	13.7	1.6	4.2	1.2	2.8	5.5	0.3	2.8	4.2	3.3	2.7	5.4	1.9	18.8	5.6	8.9	8.1	1.5	1.3	4.2	1.6	0.4	100		
	差额	-4	+3.6	-2.5	+0.6	+3.9	+0.5	+0.8	+3.2	+6.4	-0.2	+1.1	-3.2	+2.0	-8.0	-0.3	-1.9	-3.7	-0.7	+0.4	+0.1	+1.7	+0.4			
1982 1-12	入库	12.4	5.1	2.7	1.7	5.8	5.6	0.6	9.5	9.8	3.0	5.9	1.7	3.1	10.4	5.1	6.1	4.1	0.7	1.1	4.6	3.3	0.9	100		
	出借	14.6	1.6	4.4	1.1	3.0	5.6	0.3	2.5	3.9	3.5	2.3	4.9	1.8	19.6	5.3	8.2	7.1	1.4	1.1	5.0	1.9	0.4	100		
	差额	-2.4	+3.6	-1.7	+0.6	+2.8	0	+0.3	+4.0	+5.9	-0.5	+3.6	-3.2	+1.3	-9.2	-0.2	-2.1	-3.0	-0.7	0	-0.4	+1.4	+0.6			
1983 1-10	入库	7.7	3.3	3.7	1.1	3.5	4.3	0.6	8.2	7.2	5.0	6.8	3.1	2.9	15.0	5.5	5.4	5.4	0.5	1.2	5.6	3.6	0.4	100		
	出借	16.1	1.6	5.1	0.9	2.9	5.6	0.3	2.2	3.9	3.7	2.4	1.9	1.4	22.1	5.2	8.5	8.0	1.5	1.1	2.9	2.5	0.2	100		
	差额	-8.4	+1.7	-1.4	+0.2	+0.6	-1.3	+0.3	+0.6	+3.3	+1.3	+4.4	+1.2	+1.5	-7.1	+0.3	-3.1	-2.6	-1.0	+0.1	+2.7	+1.1	+0.2			

注：入库新书统计基数三个时期各为 5261、9343、10362 册；

出借新书统计基数三个时期各为 4837、15672 册。

学部分图书，除“51”数学和“54”化学外，入藏率普遍高于出借率，出现正差额，造成买多用少；“71”至“87”技术科学部分图书的入藏率普遍低于出借率，出现负差额，尤以“73”电子技术为盛，1982年1~6月，1982全年，1983年1~10月的三个统计数据都出现显著负差（-8.9、-9.2、-7.1），“供不应求”，不能平衡，其次是“78/79”机械类和“81~83”化工、食品工业类，均感“入不敷出”，皆有加强收藏之必要。

以上三种情况摆在面前，如果说“需要就是方向”的话，就得提请馆和分院领导考虑图书采购方向的修正。为此，提出如下建议：采用扩大书源、加强对内部发行图书资料的搜集和适当增加热门书复本数的办法来提高技术科学图书的入藏百分比；采用减少复本、甚至孤本入藏的办法来降低基础科学图书的入藏百分比，以求达到供需平衡。当然，要是上级单位能多拨给一点经费，并批准及早扩建书库，有钱买书、有地方放书的话，那么，只采用增加技术科学图书入藏的办法来达到供求平衡，就更为理想。

四、将工作中的差错降低到最小值

两年来，我们还做了两项统计工作，一个是对因种种原因出现的错书（书卡不一，或分错类号、贴错书标等，造成文献服务室产生拒绝率后A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改正后进行的统计，另一项是对买重书进行的统计。然后将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发现错书中90%以上属于书卡不一，其主要原因（80%以上）又是工作人员在改书卡时未能做到公务、读者、书袋各卡以及书标和书名页上标引的索书号等未同时

改，丢三捡四而造成；其次是在抄印卡片时漫不经心，“张冠李戴”，甲本书的卡片当作乙本书的来抄、印，尤以书袋卡搞错为最；也有不少是抄铅印卡时抄错字，或者换书标时写错号的情况，等等，不一而足。找出症结所在便对症下药，我们制订出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逐渐做到了图书加工流程化、标准化，下一环工作对上一环工作进行检查，步步把关，这样，错书的情况就大为下降，从1982年改错书143种269册，下降为1983年10个半月中改错书92种153册，且其中属于本年搞错的书只9种16册，占10%。

对近两年买重书52种97册的统计结果（见表二）表明，

表二 采 购 重 复 原 因 分 析

原 因 统 计	订 重	书店硬 给，来 书未查 重	书名卡 排错无 法查重	雷同 书	订购 目录 不明	有 意 重 复	赠 送	原 因 不 明	小 计
种	21	17	2	1	6	2	2	1	52
%	40.5	32.7	3.8	1.9	11.6	3.8	3.8	1.9	100

属于采购订书之前和来书之后未查重而引起入藏图书不必要的重复的比例最大，两项共占73.2%。对比严重后果，采购人员和全室人员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研究并统一了认识和行动，除加强采购查重之外，更重要的是从83年8月份起建立并健全了各种图书的订购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买重书，不漏买书，否则自己订了什么书、来了什么书，只能是一笔糊涂帐，就难免处于受他人摆布的被动局面。这样做，初步有了效果，不必要的新书重复率由今年5—7月的18种，下降为8—10月的9种，减少了50%。

以上是我们利用反馈机制对图书采编工作实行科学管理

的简单尝试。意见很不成熟，写此文目的，是指望引起争议，以推动工作不断前进。

在此，对默默无闻、一丝不苟、日积月累地记录并大公无私地提供各种数据的文献室、采编室等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和由衷的敬意！

三、关于“五项指标”的看法

本稿所指“五项指标”是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学报》编辑部提出的一套评价标准，即：物种数、种名数、种属数、种属名数、种属名数之比。这套指标在评价植物学研究工作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有不足之处。首先，物种数、种名数、种属数、种属名数之比，不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而只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物种多样性。其次，物种数、种名数、种属数、种属名数之比，不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而只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物种多样性。再次，物种数、种名数、种属数、种属名数之比，不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而只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物种多样性。最后，物种数、种名数、种属数、种属名数之比，不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而只能反映某一学科的物种多样性。

本稿所指“五项指标”是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学报》编辑部提出的一套评价标准，即：

文摘与文献情报的流通

邢树源

(中国科学院南海洋研究所)

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形势，迫切要求我们不断设法提高文献情报流通工作的水平。据统计分析，我们的科技文献情报利用率却仅为70.7%。⁽¹⁾这种文献工作的实际效果与客观要求不相应状态，说明我们向科技文献索取情报的文献工作，还有待加强，活跃文献情报流通的渠道尚需有效地进行疏通和深化。为此，深化二次文献工作把开采文献情报的“钻头”引向文献海洋的深层，逐步把侧重点移向文摘已是需要广泛展开的工作了。因为，深化了的二次文献，(文摘)才更具有进一步促进“在知识形态上产生的那种生产力”所需情报流通的科学能力。对此，本文拟从“文献情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是文摘”、“二次文献工作重点应移向专题文摘”、“专题文摘是深化文献情报流通的重要环节”三个方面加以讨论，以求在探讨中提高认识。

(一)

科学文献是科学知识的源泉，是科技成果的记录和情报

交流的主要载体。科技文献情报的流通，主要是靠科学文献工作来完成的。科学文献工作系统是传递科技信息的枢纽，也是科学劳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份。它随着科学活动体系的形成而形成，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文献工作犹如其他一切工作的发展和提高过程一样，由于受其本身工作规律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不总是与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相一致。所以为了克服这种矛盾，需要经常分析研究各个时期文献工作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改善文献工作的方法，调整文献工作的侧重点，以提高文献情报的利用率，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今，科学文献工作的任务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快，新的边缘学科不断出现和文献量激增而更加艰巨了。其艰巨性不仅表现在文献的工作量上，还表现在要求深化二次文献工作上。深化了的二次文献应能使读者直接了解所检文献的中心内容或取得相关参数，以便迅速选取自己所需提高的科技工作效率。这也就是当前文献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点。

目前世界文献出版量不断增加的势头正在上升。据中图公司1981年统计，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文献出版物中仅期刊一项的数字已达139,299种之多。^[2]如再加上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可谓已形成文献的海洋。为了使其中有关科学文献及其所涵情报尽快得到交流，各个国家中的相应文献工作部门都在加强从一次文献到三次文献的工作，甚至引进现代技术手段服务于这一目的。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二次文献工作状态和水平，还远没适应上述新特点的要求。这一点，可以由一些基层科学机构的书刊利用率得到间接的例证。据调查统计，一些研究机构的书刊利用率只达25%左右（引自续惠中、李健刚：《从书刊利用看研究图书情报事业的建

设》)。究其因，虽有读者方面的原因，但有无得力的检索工具和有无开展文摘或专题文摘工作，确实是个紧要的条件和重要原因。我们曾具体考察过几个综合性研究所的图书情报部门工作情况，他们的一次文献工作都有一定的基础，还开展了一些情报课题的文献调研，出版情报刊物或专题综述文章，在学科情报交流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开展二次文献工作，致使馆藏书刊的利用率并未高于其他同类型的图书馆。我们知道，馆藏书刊的利用率是文献服务效益的重要标志，而是否开展二次文献工作将直接影响提高书刊利用率和文献服务的效益。

当然，开展二次文献工作，尤其是开展专题文摘工作是有条件的，如人力及其业务素质等等。但首要的问题是该不该加强二次文献工作。对此，似乎仍有不同见解。这主要是因为，来自主观分析研究结论的偏见，影响了我们得出确切的看法。有时会听到“当前图书情报工作的薄弱环节是情报调研”的说法，如果说这种提法是为了强调特定的针对性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观点在基层机构运用不当，势必在客观上导致“重情报调研，轻二次文献工作”的后果。因为这一提法既不全面也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可能条件，更解决不了提高文献情报利用率的问题。时至而今，实践已使我们深感加强二次文献工作的迫切，特别是逐步地普遍地开展专题文摘的必要。它不仅是深化文献情报流通工作的需要，也是进行文献情报调研所必需。正如一般所说，二次文献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生长点，也是文献情报工作的立足点。因此，在处理二次文献工作与文献情报研究工作的格局时，切不可“以偏概全”。不然的话，丰富的馆藏，国内外的最新科技成果文献无法及时而又充分地加以交流和利用。